

德语区瑞士的语言状况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从德国抵达巴塞尔的访客，以为自己来到了一座讲德语的城市。从形式上说，他们是对的。报纸、路牌、法律、法院判决和银行对账单都是用德语书写的，来自汉堡或慕尼黑的读者毫无困难就能看懂。然而，一旦访客在电车上、商店里或会议室中倾听人们交谈，印象便随之改变。巴塞尔人彼此之间讲的是一种北方德国人只能部分听懂的语言。当他们与访客交谈时，会切换到标准德语，而且往往略带迟疑，透露出这种切换所需的努力。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形式并存，各有其使用领域——这是德语区瑞士语言状况的基本事实。¹

语言学家用“双层语言”（diglossia）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状况，该术语由美国语言学家 Charles A. Ferguson 在 1959 年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提出。Ferguson 将德语区瑞士列为他的四个经典例子之一，与阿拉伯语、现代希腊语和海地克里奥尔语并列。他观察到，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并存：一种是“高层”变体，在学校习得，用于书面、正式讲话和宗教；另一种是“低层”变体，在家中习得，用于日常交谈。²对于懂希腊语的读者而言，这一比较尤其有意思：Ferguson 同样描述过的希腊语中 *katharevousa*（纯正希腊语）与 *dimotiki*（通俗希腊语）之分，于 1976 年以口语一方胜出而告终，而瑞士的这种格局却表现出非凡的稳定性。

德语区瑞士的语言状况

不过，瑞士的情况在一个重要方面不同于 Ferguson 的模型。在经典的双层语言中，低层变体的声望较低，连其使用者自己也视之为高层变体的讹变形式。瑞士德语区的人却并不这样看待他们的方言。方言为社会各阶层所使用，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建筑工地，无论是银行总裁还是学徒，都讲方言。其使用者将方言视为国家认同和地区认同的表达。因此，若干语言学家称之为“媒介双层语言”，即两种变体之间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文本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³由于方言是每一位瑞士德语区人士的正常口语，一个人若在与另一位瑞士德语区人士的私人交谈中使用标准德语，听起来会显得生硬，甚至带有敌意。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两种变体的使用领域发生了变化。在十九世纪，受过教育的瑞士德语区人士在正式场合往往讲标准德语，而城市精英阶层的一些家庭甚至在家中也讲标准德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引发了一种被语言学家称为 *Mundartwelle*（即“方言浪潮”）的反应。在 *Geistige Landesverteidigung*（即“精神国防”）纲领之下，方言成为与北方邻国保持距离的标志。其使用扩展到了以前属于标准德语的领域。⁴自 1960 年代起出现了第二次方言浪潮，当时广播和电视、流行音乐以及后来的广告越来越多地使用方言。如今，地区广播电视机构的大多数节目、布道、许多大学研讨课以及大多数州议会的辩论都使用方言，而联邦议会则以标准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进行辩论。

联邦统计数据证实了口语方言的重要性。联邦统计局的结构调查询问受访者在家中和工作中经常使用哪些语言，其结果一贯显示，德语区瑞士的大多数人口在家中讲瑞士德语，而报告以标准德语为家庭语言的比例则小得多。⁵在巴塞尔城市州，以标准德语为家庭语言的比例高于农村州，这反映出该市来自德国的居民人数众多以及城市的国际化特征。因此，巴塞尔的情况比全国平均水平所显示的更为多样。

1 注释

1. 关于德语区瑞士的语言状况，参见 Walter Haas, “Die deutschsprachige Schweiz”, 载 Bickel/Schläpfer (编), Die viersprachige Schweiz, 第2版, Aarau 2000; Felicity Rash, The German Language in Switzerland, Bern 1998。有待核实。
2. Charles A. Ferguson, “Diglossia”, Word 15 (1959), 第325–340页。Ferguson 的四种“界定性语言”为阿拉伯语、现代希腊语、瑞士德语和海地克里奥尔语。
3. 关于德语区瑞士的“mediale Diglossie”（媒介双层语言）概念，参见 Peter Sieber/Horst Sitta, Mundart und Standardsprache als Problem der Schule, Aarau 1986; Rudolf Kolde, Sprachkontakte in gemischtsprachigen Städten, 1981; Rash, The German Language in Switzerland, 1998。有待核实。
4. 关于“精神国防”（Geistige Landesverteidigung）以及1930年代方言地位的强化，参见《瑞士历史辞典》（HLS），词条“Geistige Landesverteidigung”；关于1960年以后的“Mundartwelle”（方言浪潮），参见 Haas, 载 Bickel/Schläpfer (编), Die viersprachige Schweiz, 2000。有待核实。
5. 联邦统计局（FSO/BFS），结构调查（Strukturerhebung），关于主要语言以及家庭和工作使用语言的年度结果；另见联邦统计局2014年、2019年和2024年的语言、宗教和文化调查（Erhebung zur Sprache, Religion und Kultur, ESRK）。数字有待核实。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2026年9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basel-the-linguistic-situation-of-german-speaking-switzerland